

史松才◎著

肮脏的

灵魂

Angzang De Linghun Ye Hui Ranshao

也会
燃烧

那时，我们因贫困而自由

那时，我们因青春而飞翔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肮脏的 灵魂 也会 燃烧

史松才◎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肮脏的灵魂也会燃烧 / 史松才著. —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526-1968-3

I. ①肮… II. ①史…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1333 号

肮脏的灵魂也会燃烧

史松才 著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责任编辑 卓挺亚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

字 数 86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1968-3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0571-85155604

那时,我们因贫困而自由
那时,我们因青春而飞翔

谨以此献给我的青春
谨以此献给我逝去的青春

仅以此向青春告别
仅以此向过去告别
仅此而已



肮脏的
灵魂
也会
燃烧

袁克文这个人 (代序)

袁克文这个人我是有些喜欢的。袁克文之所以能被后人知晓，在很大程度上是沾了他老爸袁世凯的光。但如果我们抛开世俗的偏见，能够全景式地、深入挖掘了解这个人，其身上确实也有许多可圈可点，甚至值得我们回味参考的地方。袁克文一方面吃喝玩乐无所不会，一方面诗书琴画无所不精；他是个浪荡子败家子，也是个真性情真才子。他用自己丰富曲折的经历匆匆演绎了传奇又短暂的一生，在他的身上，“人生如梦，生活如戏”的“真理”被实践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留给世人的背影是复杂的。

人活在世上都想快乐，并且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快乐。快乐的先决条件是自由、自主，能为自己而活，不为他人左右，不为名利所累，这是一种境界，要做到这一点很难。袁克文虽然死时凄惨、潦倒，但活得精彩而自由，不管处于人生的高潮还是低谷，不管是富贵还是落魄，都是

在按自己的性情一直走自己的路，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从天南到地北，他阅尽了人间沧桑；从春夏到秋冬，他尝尽了人间辛酸，他总能笑对一切，从容又淡定。这是很可贵的，我很佩服他，一个人能够活到这个份上是有福了。世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低着头追名逐利，忙忙碌碌、浑浑噩噩、迷迷糊糊度过了一辈子，活不出什么滋味来，直到临死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活过来的，是在为谁而活，甚至连这个问题都根本没有考虑过，这真是悲哀。

从袁克文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少年情怀。年少的时候，我曾经有个可笑梦想，就是想一辈子当个笑傲人间的浪子。这不容易。首先得有钱，人生苦短，活着这么累，先天性地有钱，任你挥霍，这虽然有点不道德，但无疑是件幸事；其次是要自由，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办事和生活；再次就是要有才，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不行，肚里没货的草包不行，就像暴发户一样，人们终究是看不起的，生命总是要讲究质量和厚度的，没有才你是无法笑傲江湖和指点江山的。但我是无法学习袁克文的。第一，社会和历史背景不同；第二，出身不同，出身不能决定一切，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命运；第三，才学方面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最主要的区别是他比我勇气足、性情真。“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条河，而每条河都不可能是一样的”，有时候我就这样安慰自己。

年少的时候，我还有许多奇怪的想法。譬如，“一个月



肮脏的
灵魂
也会
燃烧

内,一天做百万富翁,二十九天做穷光蛋”;譬如,“人要活得纯粹而短暂,在三十岁之前一定要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生自己不能做主,死一定要让自己做回主。最好是在家乡松兰山的沙滩上割腕自杀,让自己年轻的鲜血慢慢地渗到沙滩上,等待着海浪涌上来,把自己年轻的身躯卷入到大海的怀抱”。我还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如此等等,殊为可笑。

可笑的已经渐渐离我远去,剩下的就是不可笑的冷峻的现实了。但只要仔细琢磨和体会,现实其实更加可笑,我曾经在一首诗中写过:“逝去的总是童话/面对的总是笑话”。在这可笑的现实中,我从故纸堆中找出这些旧文章整理成册,聊以自慰。这些文字,不管是可笑的,还是不可笑的,都是一个真性情人写的文字。

是为序? 似为自序。

史松才

目 录

袁克文这个人(代序)	001
偶然的凉意	001
故乡的蛇	005
普明感怀	012
我的外公	017
昔日的乡村	021
歌声与回忆	024
关于远方	026
在铁路边	029
我一直在找寻你	032
革命伴侣	034
阿根廷的忧伤	037
超越生命	039



肮脏的
灵魂
也会
燃烧

002

儿童的天性	043
小城镇	046
音乐随笔	049
游 人	053
萤火虫和霓虹灯	055
青春组歌	058
沉醉与清醒	061
卖鲜花的小女孩	063
关于十月的一些错误表述	065
大海和爱情	067
静静的风景和热闹的人生	070
足球与欢乐	073
短文三章	077
大洋附近	080
倒垃圾的和捡垃圾的	083
牵狗走路的女人	085
开放还是封闭	087
我和蚊子	090

人情世态二题	092
欧元畅想曲	094
世纪末诞生的文豪们	097
误解和偏差	100
瑕瑜之间	104
暧昧的细节	106
“西往西藏”或“我在天边歌唱”简历	109
格尔木	123
高原抒情	127
沱沱河	131
大昭寺一夜	134
藏族一家人	137
在生命的沸点和冰点之间	141
跋：一切都不是我的本意	146

偶然的凉意

秋渐渐地深了，早晨起来能够感觉到一丝凉意，如果早一点起来，感觉到的凉意会更浓。

这偶然的凉意，就像故人的面庞一样，突然让我感到那么亲切、踏实、熟悉，有一丝感动，甚至还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这亲切感从何而来，这如梦感从何而来，我努力想从陈旧的记忆里寻找答案。

这凉意来自少年求学时光。那时，每年秋闲时分，家里总要做些小买卖，以接济生活。每天早晨，当我睁开眼，呼吸新的一天里第一口略带凉意的空气时，总会朦朦胧胧地听到父母亲的起床声、做饭声，以及小声的交谈声，几年里一度一成不变的这一连串音符，就成了我终生难忘的音乐。这时候，公鸡刚开始第一声鸣叫，几颗迟迟舍不得离去的星星还斜挂在凉凉的蓝得有些伤心的天幕上。这时候，整个村子除了几声狗吠还是一片寂静，透过自家的窗户，



邻家的灯光也会次第亮起,并且还可以看到屋内晃动的模糊身影,偶然还能听到轻轻的咳嗽声。

做好饭,母亲就会唤我起床,一家人围着小桌子吃饭,在秋天渐浓的凉意的包围中,那时的泡饭总是显得那么热,那么香,而从碗里升起的一股股热气简直可以遮住我偷看母亲日渐憔悴的面庞的视线,那从碗里透出来的一口口香气简直可以让我忘记下饭的可口的咸菜。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沉默寡言的父母总要计算一下一天的生意,总要提醒我要好好念书。其实不说我也知道。

吃好饭我就和父母一起出门,他们去赶集,我则到几公里外的学校去上学。走在田野上,一阵阵凉意袭击着我瘦弱的身子,但我感到的却是踏实和富足,因为我拥有的生活是有希望的生活,我面对的田野是希望的田野。

这种贫困却又让人感到富足的岁月在我考上大学后突然中断了。随着生活的泡沫越来越大,随着在生活的泡沫中越陷越深,随着晚睡晚起的生活习惯的形成和感觉的日渐迟钝,秋天的凉意已渐渐地淡去,它就像是远去了的早晨的鸡鸣、中午的炊烟、傍晚的归鸟那么自然。它好像是老祖宗留下的一笔财富,当你漫不经心地将它挥霍光后,突然良心发现想要珍惜的时候,一切已为时已晚,一切需要你从头开始。

生活似乎朝着既定的方向在前进,好像真理已掌握得差不多了,好像生活的剧本早已编好,不容我们有时间去



分辨是与非,判断善与恶,体会泪水与欢笑,不需要我们花心思去明白爱和恨,品尝幸福和痛苦,追求理想和情怀。在庸常的生活中,连能够无病呻吟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而嘲笑别人无病呻吟的人却越来越多;看书和读诗的人越来越少了,而人云亦云妄言什么“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的人却越来越多。肤浅的幸福掩盖着实质上的贫乏。

但为什么我们有心思去娱乐呢,但为什么我们有时间去喝酒呢,但为什么……一股更深的凉意从我心底升起。

1998.10

故乡的蛇

故乡的蛇像梦魇般一直缠着我，缠着我的思维，缠着我的肉体，缠着我的梦，缠着我的生活。

确切地说，它不是条蛇，但它却比蛇更阴，更冷，更毒，更细长。它也会冬眠，就像蛇一样，就像我的思想一样。它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它总在我最得意或最伤感的时候冷不防显现。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站在老家的老宅中央，不经意抬头，突然看见一条蛇缠在栋梁上，直直地盯着我，吐着芯子，吓得我魂飞魄散。这情形，就是这样的。

我明白它是在提醒着我——我永远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孙子，农民的曾孙子。它知道我最恨农村了，但它却在时刻提醒着我、打击着我。它是条该死的蛇。

它是一条岭，叫横脚岭，一条细长又阴冷的岭，坐落在我出生的村庄附近。它与一头牛有关，这头牛是我死去多年的爷爷的。我的爷爷一直在那里放牛，我爷爷的最后一



头牛曾经在那里被蛇咬后最终不治而亡。这头牛死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在我懂事的时候，爷爷亲口告诉了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一直惦记着这头牛，但我知道他对这件事耿耿于怀，牛是他的命。当然爷爷不告诉我，我也会知道的。

我爷爷死去已多年了，但这条横脚岭，这个阴暗的地理名字，就像冬眠的蛇一样，一直蜷缩在我某个阴暗的记忆角落里。我是看不见摸不着它，但我明白它一直在某个地方吐着芯子，注视着我，它一刻也不曾离开过我。

我想，我是渐渐地老了，就像当年我的爷爷一样——我是亲眼看着他渐渐老去的，要不然我为什么会越来越显得伤感，并且学会了怀旧？我已年近四十，四十不惑，但我对自己是越来越困惑了。按理说，我已在城市生活了多年，习惯了灯红酒绿，并且在左右逢源中学会了遗忘。就像世上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个容易忘本的人，但为什么会时时想起这条像蛇一样的横脚岭？为什么那头被蛇咬死的牛在它咽气前的最后几滴眼泪会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虽然它死时我还没有出生，但这几滴眼泪，就像穷人的眼泪一样，就像穷人垂死前的眼泪一样，会时时噙挂在被噩梦惊醒的我的眼帘下。也许是农村贫困的因子在我的身上种植太深、浸淫太久了。

——某个夏夜，似是农闲时节，爷爷带着我去村子的晒谷场看戏，在戏台子旁边的一个小地摊上，在美孚灯发出